張儀列傳第十八　古史四十一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儀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楚相亡璧門下意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儀掠笞數百不服醳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否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秦乃誡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及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

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儀與同宿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

君已用請歸報儀曰嗟乎此在吾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儀既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苴蜀相攻擊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爲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

挾天子以令於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以蜀封秦公子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強富厚輕諸侯楚威王攻魏儀謂秦王曰王不如助魏以勁之魏戰勝復聽秦必入西河之外不勝魏不能守王必取之王用儀言取魏皮氏以卒萬人車百乘助魏魏將犀首擊敗楚師魏兵罷獘恐畏秦果獻西河之外患王十年使公子華與張儀圍蒲陽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

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
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儀爲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儀相秦四歲
立惠王爲王居一歲爲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
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
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
周復陰厚儀益甚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
卒哀王立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儀陰令秦伐魏魏
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
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
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
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
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
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
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
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
且夫諸侯之爲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今從
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
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
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
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
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無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韓
劫於秦秦韓爲一梁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爲大王

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
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
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
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
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
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
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
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
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
沉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
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儀

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倍秦爲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
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儀
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
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
百里使秦女得爲大王箕箒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爲兄
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
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
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
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
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
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

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
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
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
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
授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儀儀至
秦詳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
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
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
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
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
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

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
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
取丹陽漢中之地楚又復益發兵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
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
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
欲遣之口弗忍言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
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儀曰秦強楚弱臣善靳尚尚得
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
加誅假令誅臣而爲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
懷王至則囚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
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必欲出之今

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
爲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爲言而
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爲其主用今地未
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
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爲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
儀厚禮之如故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地
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
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
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
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
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群羊

臣竊以爲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
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
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皋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
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群弱
而攻至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
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
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爲已
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
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
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
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

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
地絶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内而楚待諸侯之救
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強秦之
禍此臣所爲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
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
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
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
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列侯執珪
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於藍
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
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

大關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
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凡天下所以
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
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
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之蘇
秦而欲經營天下混壹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之與楚
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
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
效萬室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
伐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巳得儀而重出黔中
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儀至臣以爲

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儀與秦親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徼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跿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趹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群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皐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夫塞成皐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爲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

者韓王聽儀計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
儀東說齊湣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
樂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
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強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
地廣民衆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柰齊何大王賢其說
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
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
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
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
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
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強而趙弱今秦

嫁女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効河外趙入朝澠
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
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菑即墨非大王之有也國一日見
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
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儀儀去
西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効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
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
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
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
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
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

軍於黽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
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為
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
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
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為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
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鬭失其黨而孤居求欲
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
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成皋驅韓梁軍於河外一
軍軍於黽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
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
遇於黽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

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綰事
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弃群臣寡人年幼奉祭
祀之日新心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
且願變心易慮剸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適聞
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儀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
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
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可
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廚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啜反斗以
擊之於是酒酣樂進熱啜廚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
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
之山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

明見且以趙王為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
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黽池効河間以事秦
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
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
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
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
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
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而秦惠
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儀及即位群臣多讒
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為天下笑諸
侯聞儀有郤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群臣日夜

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儀懼誅因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
效之王曰柰何對曰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
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
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
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
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
以為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於梁齊果興師伐之梁哀
王恐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
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
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何以託
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為

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梁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

陳軫游說諸侯始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儀惡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爲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爲厚而爲王薄也且軫欲去秦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然矣軫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己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軫爲忠尚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爲然遂善待之

居秦期年惠王終相儀而軫奔楚楚未之重也使之使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爲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異日犀首見之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厭事可乎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梁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

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之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

韓魏相攻朞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決軫適至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否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事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事楚執珪富貴矣亦思越不或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illegible]

[illegible]相攻朞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illegible]願子爲子主計之餘爲寡人計之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卞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鬭鬭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爲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鬭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朞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卞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尅之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

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也今齊
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
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
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
患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力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
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邪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
王五伯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
必死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
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
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而東攻齊
舉齊之海內南面而孤楚韓梁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
其計矣願王孰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爲兄弟約而出銳
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
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
晉怒齊不與己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
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蘇秦之爲六國合
從以賓秦也秦惠王以衍爲大良造說齊魏使背約攻趙
而蘇秦從約遂解衍與張儀不善張儀相秦衍東游諸侯
至魏魏田需亦惡之衍謂魏王曰臣盡力竭知欲以爲王
廣土而取尊名而田需從中敗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
臣將待需留臣請亡王曰需寡人股掌之臣也爲子之不

使也殺之亡之外毋謂天下何內毋若群臣何今吾爲子
外之令無敢入子之事入子之事者吾爲子殺之亡之衍
許諾東見田嬰與之約結歸謂魏王曰魏之所患者齊也
田嬰言行於齊王王欲得齊何不召文子而相之聽之乃
使文子相魏而身相於韓田需滋不悅蘇代爲田需說魏
王曰臣請問文之爲魏孰與爲齊王曰不如衍之爲魏孰
與爲韓王亦曰不如蘇代曰文將右齊而左魏衍將右韓
而左魏王且無所聞之矣王不如舍需於側以稽二人者
之所爲二人畏需之斥其非必不敢有外心王曰善果厝
需於側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
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
韓亡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
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
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功
果相魏張儀去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
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
無事秦得燒掇楚村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
國其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
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婦女
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群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
邪乃起兵襲秦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秦惠王卒張儀去
秦入魏衍乃歸秦秦[illegible]之與之言事因許之曰寡人且

相王甘茂之吏過而聞之以告甘茂茂入見王曰王得賢
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委國於子焉自得賢相對曰王且
相犀首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也
逐之復之魏
蘇子曰戰國之為從横者皆傾危反覆之士也然而汙賤
無恥莫如張儀而其成功莫如儀之多儀之未信於楚也
辭而之晉謂懷王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
象楚產也吾何求於晉儀曰王獨不好色耳周鄭之女粉
白墨黑立於衢閭不知而見者以為神也王獨不好色耳
王說資之珠玉而遣之南后鄭袖聞而憂之奉之[illegible]千金
儀將行謂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illegible][illegible]卮
飲儀請王召所便習王召鄭袖儀見之跪請罪
[illegible]下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illegible]也
后大喜而儀言得行儀之所以求用者其術[illegible]此所以
言必信而功多也可[illegible]見乎

張儀列傳第十八

秦王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疾曰奈何胡衍曰
公釋蒲勿攻臣試爲公入言之以德衛君疾曰善胡衍入
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
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效金三百斤曰秦
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爲南面於是疾解蒲而去
還擊皮氏皮氏爲魏謂楚王曰秦楚勝魏魏王恐亡必合於秦王何不
背秦而與魏魏王喜必內太子秦恐失楚必效地於王王
雖復與之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背秦而與魏魏內太子
於楚秦恐許楚地欲與之復攻魏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
之以太子在楚不肯也使人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謁之
曰敝邑之王欲效城池而爲魏太子之在楚也是以不敢

王出魏質臣請効之而復固秦楚之交以疾攻魏楚王曰諾乃出魏太子秦因合魏以攻楚昭王七年疾卒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疾室在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甘茂者下蔡人也下蔡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說因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張儀欲以漢中與楚謂秦王曰種樹非其處者人必害之家有不宜之財則傷漢中南邊楚此國之界也茂曰地大者固多憂乎天下有變王割漢中以為和楚必畔天下與王王今以漢中與楚即天下有變王何以市楚王乃止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煇相莊反秦本紀武王元年誅蜀相莊昭王六年蜀侯煇反今此言煇及莊反恐誤然而未知孰信也秦使茂定蜀還以茂為左丞相以樗里子為右丞相武王三年謂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茂於息壤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

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墻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illegible]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

之武王召茂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宜[illegible]陽之末拔也茂三鼓而卒不上茂謂其尉曰我羈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也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內而公仲以韓窮我於外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為吾墓矣於是益私金以為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其弟立為昭王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茂茂為言於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下殽公仲且仰首而不

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
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
乃下師於殽以救韓楚兵去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
子及茂伐魏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
故任用向壽如楚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為
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
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今公
與楚解口地封小令尹以杜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韓亡
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關於秦願公孰慮之也向壽曰吾合
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為壽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
蘇代對曰願有謁於公公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

公也不如公孫奭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
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必彼有以失之也公
孫奭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強而
公黨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
之善變也而公必之是自為責也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
善韓以備楚如此則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
後委國於甘茂也韓公之讎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
舉不辟讎也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
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收之甚難向壽曰然則奈何武
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奚不以秦為韓求潁川於楚此韓
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

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齊爭強而公孫過楚以收韓此利於秦向壽曰柰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為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公孫奭甘茂無事也茂竟言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怨讒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樗里子與魏講罷兵茂之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為齊使於秦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遯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殽塞及至鬼谷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柰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茂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茂德王之賜好為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以上卿處之秦因復茂家以市於齊齊使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歡秦聞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蜎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

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爲事君小不爲家室以苟賤不廉
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
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
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滑於越而
內行章義之難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而郡江東計王之
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
用諸秦臣以王爲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
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
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
相向壽秦卒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茂有孫
曰羅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秦始皇帝使剛成君

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
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不韋曰臣
嘗爲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
必經趙臣不可以行不韋不快未有以強也羅曰君侯何
不快之甚也不韋曰吾令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
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羅曰臣請行之不韋叱
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羅曰夫項橐生七
年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
於是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
強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
也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張卿曰應侯不

如文信侯專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羅又謂不韋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不韋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羅還報秦乃封羅以為上卿復以茂田宅賜之

蘇子曰蘇秦為諸侯弱秦而張儀為秦弱諸侯其說猶可言也如樗里疾公孫奭黨於韓甘茂黨於魏向壽黨於楚皆借秦之強以搖動諸侯而成其私民生其間其受害可勝言乎今世雖無戰國相傾之勢然士居其間其以喜怒成敗天下事者多矣人主誠得其情其罪可勝誅乎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九

[illegible]列傳